

續資治通鑑

冊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七

起元默掩茂七月盡闕逢困敦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

皇帝

景定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秋七月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

給者御史臺覺察或以它物折支計贓論罪 蒙古

命宋子貞參議軍事子貞至濟南觀形勢說史天澤

曰李壇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

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築環城圍

濟南壇自是不得出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史樞一

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

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城上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大潰蹂躪死者不可勝記董文炳知其勢蹙乃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卽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繼降城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參議官姜彧言於哈必齊曰聞王面受詔勿及無辜今城旦夕破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哈必齊曰汝言城破解陰陽耶彧曰以人事知之哈必齊爲下令禁止甲戌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爲蒙古所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壇太師賜廟額曰

精忠

「攷異」宋史理宗紀八月戊戌李壇兵敗爲大元所誅事聞詔沿邊諸郡嚴邊防元史本紀及逆臣傳俱作七月甲戌蓋宋史

據事聞之日也今從元史至宋贈官則連書之

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

而善戰哈必齊以配蒙古諸軍陰使殺之文炳當殺
二千人馳告哈必齊曰彼爲壇所脅耳殺之恐乖天
子仁聖之意哈必齊從之然它殺者已衆皆大悔時
山東尙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
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
於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
軒授詔委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旣還蒙
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
民之權天澤奏罷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
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蒙古廉希憲治關中政事
修舉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

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趙璧素忌希憲勳名及李
壇以叛誅因言王文統之進由希憲及張易所薦引
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
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蒙古主曰希憲自幼事
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 戊寅侍御史
范純言前四川制置使俞興罷任鐫秩罰輕宜更褫
奪以紓衆怒奏可 蒙古以夔府行省劉整行中書
省於成都潼川 蒙古閬蓬等路都元帥汪良臣以
釣魚山險絕不可攻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以扼南
師往來從之 辛巳詔重修吏部七司法從賈似道
意也 蒙古以都督府參議姜彧知濱州時山東新
復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民田殘桑
棗彧言於行省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者置之法

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爲太守桑。蒙古
張文謙薦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蒙古主召見面
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山
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藺榆
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浮
雞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
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
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
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
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溢陽邯鄲洛州
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
孟沁河雖可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
合引東流至武涉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

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
中間順河北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
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蒙古主嘆曰任事者如此人
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八月己丑守敬請先
引玉泉水以通漕運廣濟河渠司王允中亦請開邢
洛等處漳滏澧河達水以溉民田竝從之 甲午海
州石湫堰城 丁酉築蘄州城汪立信上新城圖詔
獎諭 戊申蒙古敕王鶚集廷臣商權史事鶚等請
以先朝事蹟錄付史館 蒙古河間平灤廣寧西京
宣德北京隕霜害稼 九月戊午蒙古濠州萬戶張
宏略破宿蘄二州 壬戌蒙古改邢州爲順德府
溫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守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
丁丑詔授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 癸酉蒙古都元

帥庫庫卒於軍以其兄阿珠代之 閏月甲申朔蒙

古賑沙肅二州饑 丙午詔應知縣已罷雖經赦毋

注緊望著爲令 庚戌蒙古發粟三十萬賑濟南饑

民 冬十月庚申蒙古禁諸王使臣師旅恃勢擾民

者所在執以聞 蒙古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

其家 甲子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

院事 庚午蒙古鞏昌總使汪惟正屯田利州 甲

戌歸化州岑從毅納土輸賦詔改爲來安州從毅知

州事世襲 乙亥蒙古立中書左右部分總庶務命

回紇人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

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不關白中書張

文謙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

中書不問則天下孰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

丁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翁
明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
爲變廣西經略朱禕孫聞於朝壬辰詔改竄大全於
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禕孫殺之禕孫
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大全於水而死 癸
巳馬光祖提舉洞霄宮 丙申資政殿大學士致仕
徐清叟卒諡忠簡 戊戌以夏貴知廬州淮西安撫
副使 乙巳蒙古主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
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丁未皇孫資
國公焯卒 戊申蒙古升撫州爲隆興府 十二月
甲寅蒙古封皇子珍戩舊作真
金今改爲燕王守中書令
丙辰蒙古立河南山東統軍司東拒亳州西至鈞州
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寧海州諸萬戶隸山

東 丁巳蒙古立十路宣慰司以趙璿等爲之 癸

亥蒙古享於太廟 戊寅蒙古詔諸路管民官理民

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 蒙古楊大

淵入覲拜東川都元帥命與征南都元帥奇徹舊作欽察

改今同署大淵還東川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大良

城不踰時而就 蒙古割北京興州隸開平府建行

宮於興隆路 是歲蒙古成都經略使劉焜卒諡忠

惠以其子元振代爲經略使

景定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乙酉賈似道遣楊琳賈空

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至大獲山招蒙古楊大淵南歸

大淵從子文安執琳以聞蒙古主命殺之 丙戌蒙

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時或言中書政事大壞蒙古

主怒大臣罪且不測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

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
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
始治道正宜上答天意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
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
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
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雖成
為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怒始釋 蒙古興元判官

費寅

一政異一廉希憲傳作費正寅今從商挺趙良弼傳

有罪懼誅誣廉希憲商挺

在京兆因李壇叛修城治兵潛畜異志以趙良弼為
徵癸卯召挺良弼赴闕既至蒙古主詰問良弼泣對
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蒙古主已
入趙璧之譖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
誓死不少變乃罷 蒙古主召商挺問曰卿在關中

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邪抑位高而志怠邪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璧言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橫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或以歸己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旣出蒙古主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爲朕戮力邪卿等識之 蒙古命右丞納哈代廉希憲爲秦蜀行省覆視費寅所告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上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蒙古主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召入禁中從容道藩邸

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僧子聰張易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壇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識其人也蒙古主曰朕亦記此由是璧之譖不行寅卒以反誅

二月癸丑詔吳潛丁大全黨人遷謫已久遠者量移近者還本貫並不復用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恣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旣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旣不免于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

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級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丁巳詔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言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給事中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罷之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忠然未見其利而適

見其害徐經孫所奏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見有甚於彼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甲子蒙古主如開平 蒙古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書於帝詰稽留郝經之故經久羈真州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其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創立規

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
弭兵凶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
漢唐之後者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
一端委垂衣而有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
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
夫此持勒控約不冒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
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
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
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
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
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
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
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計安生民之意而

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翳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延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邪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本朝骨月睽鬩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以致太平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置而不問豈天

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蘊蓄
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
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年亦休息之時也天
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
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
君也夫邦交之事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真宗幸
澶淵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至於宣政
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弃都邑高宗南幸隳讐崇好
與金源再定盟誓海陵凶虐貫盈自斃高宗遂與金
世宗定盟好聘往來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
寧宗復與章宗定盟好由是觀之以和議邦交爲國
者貴朝之事也契丹與貴朝定盟數世數十年之後
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

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
盛將復見於今卽位之初先遣信使繼好弭兵而貴
朝擯而不問經反復思惟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
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
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
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
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於國
何損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
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卽本朝亦不
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
挂甲淮壩而遂安然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
旣大矣乎經聞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
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之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

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徇夫一己之勢狃於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別作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彼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卽以議和止殺爲請是以卽位之初卽命經行入境以來綿亘四年凡有蘊蓄無不傾盡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之意無它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或欲與較量疇昔必決勝負一主於戰則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留陳說不答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鑠必自斃館

下亦非貴朝美事也前後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
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
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
則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
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蒙古詔諸路置局造軍器私
造者罪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三月丁
巳以呂文德爲寧武保康軍節度使 庚子以何夢
然兼權知樞密院事 蒙古伊克迪爾鼎舊作亦黑迭兒丁今改
請修瓊華島蒙古主不從 癸卯蒙古始建太廟蒙
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湏以巫祝致辭蒙古主
初立始設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
至是建太廟於燕京 是春蒙古都元帥汪良臣攻
重慶朱禩孫出師拒之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斷

南師爲二南師敗走其趨城不及者悉爲蒙古所殺
夏四月丙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縣
葉哲佐買公田不遵原制詔罷之 蒙古西京武州
隕霜殺稼 五月乙酉蒙古初立樞密院以皇子燕
王珍戩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 戊子蒙古升開
平府爲上都 辛卯蒙古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
價通利鈔法 丁酉詔以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學
布衣徐幾竝授本州府教授 六月壬子蒙古河間
益都燕京真定東平諸路蝗 乙卯臨安火 戊午
蒙古建帝堯廟於平陽 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
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
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 丙寅詔公田
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取其最多者繼而

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十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準直登仕郎準三十楮將仕郎準千楮許赴漕試校尉準萬楮承信郎準萬五千楮承節郎準二萬楮安人準四千楮孺人準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破產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訾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訾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濂劉子庚鎮江則章垞郭夢熊江

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用肉刑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公田爲功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庚

午宰執進玉牒日歷會要經武要略及徽宗長編寧

宗日錄 蒙古以烏珍舊作線爲中書右丞相塔齊

爾舊作塔察兒今改爲中書左丞相 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

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餽

之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從之使者至鄂請於文德

文德許之使者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場每爲盜

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

場誠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請于朝秋七月置

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

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

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
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無及徒自咎
而已 戊戌詔以董宋臣爲入內內侍省押班舉朝
爭之不能得祕書少監湯漢上疏曰比年董宋臣聲
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凶渠惡德參會
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
其影滅而形絕矣豈料夫陰銷而再凝冰解而驟合
旣得自便卽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
入壺奧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
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陛下方爲之辨明
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計過也自古小人復
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怒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
之威神有時而不得自行甚可畏也不聽 禮部侍

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牟子才疏言董宋臣不可復用帝出其疏示輔臣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取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尚書 蒙古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蒙古燕京河間開平隆興四路屬縣兩霽害稼 八月辛亥蒙古升宣德州爲府隸上都 壬子蒙古以旱免彰德路今歲田租之半洛磁二州十之七 丙辰蒙古以成都路綿州隸潼川命阿托商挺行樞密院於成都凡成都順慶潼川都元帥府竝聽節制 甲子蒙古敕諸臣傳旨有疑者須覆奏 壬申蒙古主至自上都 蒙古濱棣二州蝗真定路旱 九月乙酉蒙古立漕運河渠司 辛卯祀明堂大赦 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葉夢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己

未發緡錢百四十萬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 甲子

命張珏兼知合州 十一月甲申蒙古以東平大名

等旱量減今年田租 丙戌蒙古享於太廟以哈坦

塔齊爾張文謙行事 十二月丁未朔詔皇太子宮

講官詹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講讀備咨問

以稱輔導之實

景定五年蒙古至元年春正月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

下務場貨易助收楮幣 己亥蒙古立諸路平準庫

癸卯蒙古罷南邊互市申嚴持軍器販馬越境私

商之禁 二月癸亥蒙古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

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 壬子蒙古修瓊花島疏

雙塔漕渠 辛未雨土 癸酉蒙古主如上都詔諸

路總管史權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期會 蒙古弛

邊城軍器之禁 三月辛巳王堅卒賜諡忠壯 馬
光祖復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己亥蒙古命尙
書宋子貞陳時事子貞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
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
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宜選公廉有才
德者爲之令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
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縣提學
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蒙古主命中書次第行之
辛丑蒙古立漕運司 賈似道奏公田已成若復以
州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
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
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
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

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
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
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
時毘陵澄江務爲迎合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
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爲無
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田主責
換其禍尤慘是春蒙古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
作樂樂各有名盛德形容於是乎在皇上踐阼以來
留心至治聲名文物思復承平之舊首敕有司修完
登歌宮縣八佾樂舞以備郊廟之用若稽古典宜有
徽稱尙書省遂定名曰大成之樂夏四月丙午詔
管景模妻孥陷沒效忠愈堅平時所得俸入率以撫
循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三十萬丁未以夏貴

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戊申蒙古以彰
德洛磁路引漳溢洹水灌田致御河淺澀鹽運不通
乃塞分渠以復水勢 辛亥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壬子蒙古東平太原平陽旱分遣西僧祈雨 乙丑
何夢然馬天驥以臺臣劾罷 丁卯蒙古追治李壇
黨萬戶張邦直兄弟及姜郁李在等二十七人罪
都統張喜攻蟠龍城爲蒙古安撫使楊文安所敗喜
潛師宵遁出得漢城文安遣兵又襲敗之 五月乙
亥蒙古遣索托延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俾具圖來
上 庚辰以何夢然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
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姚希得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提舉洞霄宮 乙
未安南表進方物詔卻之仍厚賚以獎恭順 己亥

蒙古以中書右丞鈕祜祿納哈爲平章政事 六月

甲辰朔知衢州謝堃因土寇詹沔焚掠常山縣棄城遁臺臣言詹沔之變乃謝堃任都吏徐信苛取激之詔斬信籍其家墜削秩不敘 乙巳蒙古主召王鶚姚樞赴上都竇默僧子聰嘗偕樞等入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次日復侍幄殿獵者失一鶻蒙古主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蒙古主惡其迎合杖之釋獵者不問旣退子聰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能感悟如此 乙丑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馬院御前酒庫帝眷宋臣不衰未幾宋臣死 夏貴攻虎嘯山蒙古宣撫使張庭瑞新築城當礮皆裂立柵守之柵壞乃依大樹張

牛馬皮以禦礮貴以城中飲於澗外絕其水道庭瑞

煮溲瀉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唇皆瘡裂堅守踰

月不懈帥府參議焦德裕援之夜薄貴營令卒各持

三炬貴驚走德裕追之敗貴於鵝谿〔攷異〕元史張庭瑞傳以守虎嘯山事繫

於中統二年以後徐氏後編遂於中統二年末全載庭瑞傳非也元史焦德裕傳載在中統四年以後或疑即中統四年事按是年即景

定四年夏貴未為四川制置使也世祖紀至元元年六月宋制置使夏貴欲攻虎嘯山蓋即其事特言之不詳耳今酌書之秋

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

方日高始滅〔攷異〕元史作彗星出輿鬼昏見西北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及北斗日見東北凡四十餘日今從宋史

丁丑避殿減膳詔中外直言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

書趙景緯上封事曰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

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

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

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

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
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
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
致災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
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
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
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隔之壅選慈惠忠
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
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還其舊以濟經用
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
田里之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
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詔諛交至之後
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它說以自解毛舉細

故以塞責而弛恐懼之初心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
國之安危或未可知也牟子才疏請罷公田更七法
時臺諫士庶上書者皆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
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
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
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
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
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
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劉
良貴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
是公論頓沮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致
元史葉李傳作李與同舍生康棟而下八詆賈似道專權誤國
十三人伏闕上書與宋史異今從宋史

害民以致上千天譴似道大怒令劉良貴摺撫其罪

坐以僭用金飾齋扁下獄牟子才請宥之又遺書似

道似道復書詞甚忿徑斷遣黥配李於漳州規於汀

州 丙戌臨安大火 乙未馬天驥以臺臣劾其貪

賊奪職罷祠 (政異)宋史馬天驥傳祇言其未見卓然可稱道者於彈劾之詞俱削而不書今從本紀書之

丁酉蒙古龍門禹廟成 己亥蒙古定用御寶制凡

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帝

行寶者即位時所鑄惟用之詔誥別鑄宣命金寶行

之 蒙古額呼布格 舊作阿里不哥今改 自寶默圖 舊作昔木土今改 之敗

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達實 舊作玉龍答失今改 阿彌達 舊作彌達

阿里帶今改 及其謀臣布拉哈 舊作不魯花今改 呼察圖們 舊作忽察禿滿今改

等自歸于上都詔諸王皆太祖之裔竝釋不問其謀

臣布拉哈等伏誅時額呼布格黨千餘人蒙古主將

盡置於法以語宿衛安圖 舊作安童今改 安圖曰人各為其

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
蒙古主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
合由是所全者衆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巴圖魯子也
中統初追錄元勳令入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
母鴻吉哩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蒙古主一日
見之問及安圖對曰安圖雖幼公輔器也蒙古主曰
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
少蒙古主至是益深重之嘗命安圖舉漢人識治體
者一人安圖舉馬邑崔斌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時
蒙古主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面斥是非無有所諱
臺臣言參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爲蚩尤旗欺天罔
君請治其罪丙申詔棟罷職予郡尋命知建康府

宋史楊棟傳云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爲世所少或謂棟姑
爲是言陰告於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擬而去據浩然齋雅談

二云廖瑩中以買相入幕之賓例行推賞外別賜上金百兩廖以之鑄盤匱楊棟爲作古篆銘曰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相禹

胼曰余瑩中二云云是棟嘗稱頌似道與瑩中往來謀逐似道之說殊無確據今不取

八月乙巳蒙古立

諸路行中書省以中書省丞相耶律鑄參知政事張惠等行省事 蒙古行新立條格併州縣定官吏員

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日月以考殿最均賦稅招流移禁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兩澤平物價其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又頒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行中書省條格 癸丑蒙古翰林承旨王鶚言僧子聰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命子聰復姓劉賜名秉忠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以竇默女妻之賜第奉先坊秉

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
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 蒙
古劉秉忠請定都於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
室乙卯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仍舊 丁巳蒙古詔
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大赦 蒙古主召翰林待
制孟攀鱗入見攀鱗條陳政務如郊祀天地祠太廟
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以贍軍
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務百姓庶官統於六部紀綱
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蒙古主咨問者良久
復與論王鶚許衡優劣攀鱗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
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爲後學矜式蒙古主深然之
百一鶚之字仲平衡之字蒙古主數呼諸臣之字故
攀鱗亦以字對 戊午彗滅甲子復見於參趙景緯

復上言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
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眚固所以廣仁
恩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
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
機也除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祕
書郎王應麟疏論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
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心
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忤賈似道意故應麟及之
高斯得自罷歸杜門不出至是應詔上封事曰陛下
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
生而已未庚申之歲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千
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踊民命如綫今妖星
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

暴賈似道匿其疏不以聞 辛未彗化為霞氣而散

自見至滅凡四十餘日 九月壬申朔蒙古立翰林

國史院 辛巳蒙古主至自上都 建寧府學教授

謝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極言

權姦擅國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

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

枋得校文發策怨望騰謗大不敬乙未謫居興國軍

〔攷異〕元文類載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云至元初長星竟天
踰月我師壓江上先生憤賈竊政發策十問然其時元師未嘗即壓
江上也今從
宋史本傳 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

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益竭似道又以物貴

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準十八

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敝會於官廢十七界會

不用其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

下兩旁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自銀關行物益貴而楮益賤冬十月壬寅朔高麗國王王植入朝于蒙古乙丑帝有疾丁卯帝崩帝多嗜慾怠於政事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權移姦臣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終始兵連禍結疆土日蹙拘留聘使自速滅亡崩年六十一皇太子禛卽位尊皇后謝氏曰皇太后時有議太后垂簾聽政者權參知政事葉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乃止以太后生日爲壽崇節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蒙古都元帥楊大淵遣從子文安邀擊之昌立柵椒原以守大淵合兵攻之連戰三日獲祁昌并得其所獲官吏親屬十一月丙戌帝初聽政御後殿進葉夢鼎

參知政事命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
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
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魯伯
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燾洪天錫湯漢等赴
闕夢鼎力辭新命賈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燾
必不至帝亦慰留之詔躬行三年喪復濟王竑元
贈少師節度使有司討論墳制增修之趙葵疏陳
邊事曰老臣出入兵閒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
賈似道見而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之言也御史
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贓罪並竄遠方壬辰蒙
古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初中書左右部阿
哈瑪特阿哩領之阿哈瑪特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
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

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以阿哈瑪特爲平章政事阿哩爲中書右丞 蒙古廉希憲建言自開國以來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阜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蒙古主從之庚午詔罷諸侯世守立遷轉法 蒙古以張惠行省山東惠至官以銀贖俘囚二百餘家爲民其不能歸者使爲僧建寺居之山東民因李壇之亂被軍士擄掠者甚衆惠大括軍中悉縱之又奏選良吏去冗官民瘼以蘇 辛丑詔改明年爲咸淳元年 壬寅戒臧吏絕貢羨餘 甲辰詔以生日

爲乾會節 是歲蒙古真定順天河間順德大名濟

南東平泰安高唐洛磁曹濮濟博德濱棣等府州大

水 蒙古張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

董文用爲行省郎中以河渠副使郭守敬從中興自

琿搭哈舊作渾都
渾今改之亂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爲

書置通衢諭之民乃安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

得蜀士陷於俘擄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

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先是古

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

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

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

堰皆復其舊遂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

水田民之歸者四五萬悉授田文用造舟黃河中受

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遜克特穆爾

舊作只必

帖木兒今改

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厭行省不能支文

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
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
非汝等所當問願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
卽遣其傅訊文用傳故中朝舊臣不肯順王意文用
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仁慈寬厚如王以重威
鎮遠方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
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傅驚起白王王卽
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
廷宜勿怠由是譖不行而省府事始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八

起旃蒙赤奮若正月盡著雍執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諱褱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嘉

熙四年四月九日生於紹興府榮邸初榮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

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歲久

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淳祐六年十月賜名孟啓以皇姪入內小學十年正月封益國公十一年正月改賜名致進封建安郡

王寶祐元年正月改賜今名進封永嘉郡王二年十月進封忠王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為皇太子

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丞相

賈似道請為總護山陵使不允尋下詔獎諭癸酉直

學士院留夢炎疏留似道甲戌諫議大夫朱貔孫等

亦請改命不報

以牟子才為翰林學士力辭帝在

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子才求去不已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尋卒 己卯蒙古以鄧州監戰諾海舊作

訥懷今改新舊軍萬戶董文炳竝為河南副統軍 甲申

蒙古申嚴越界販馬之禁違者死乙酉以河南北荒

田分給蒙古軍耕種 蒙古千戶楊文安俘得漢守

臣向良家屬以招良良以城降於蒙古 二月辛丑

朔南軍與蒙古元帥約哈蘇舊作按東今改戰于釣魚山而

敗沒戰艦百四十六艘 甲辰蒙古初立宮闈局

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蒙古主如上都蒙古主嘗召崔斌斌下馬步從

蒙古主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

對蒙古主曰汝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圖舊作安童今改

史天澤對蒙古主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

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感歎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

下裁之蒙古主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圖

為相可否眾驩然呼萬歲蒙古主悅 庚申置籍中

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端明

殿學士王燭簽書樞密院事 癸亥蒙古并六部為

四以敏珠爾多卜丹舊作麥尤為吏禮部尚書馬亨戶

部尚書嚴忠範兵刑部尚書帕哈哩舊作別魯工部尚

書 甲子蒙古以蒙古人充各路達嚕噶齊舊作達魯

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 蒙古以同

知東平路宣慰使保赫鼎舊作寶合為平章政事山東

廉訪使王晉參知政事廉希憲商挺罷 蒙古詔總

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

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

會 三月甲申葬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
明安孝皇帝于永穆陵廟號理宗 丁亥蒙古敕邊
軍習水戰屯田 乙未蒙古罷南北互市括民間南
貨官給其直 蒙古以遼東饑發粟賑之 夏四月
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
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
山陵事竣似道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
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
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事軍
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
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
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
五月庚寅蒙古令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罪輕斷

遣重者聞奏 閏月乙巳以久雨京城減直糶米三萬石自是米價高卽發廩平糶以爲常 丁未發錢二十萬贍在京小民二十萬賜殿步馬司軍人二萬三千賜宿衛自是行慶恤災或遇霪雨雪寒咸賜如上數 癸丑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尙書馬廷鸞簽書樞密院事 召高斯得爲中書舍人兼侍講斯得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 癸亥蒙古移秦蜀行省於興元 丁卯蒙古以平章政事趙璧行省於南京廉希憲行省於東平姚樞行省於西京 蒙古詔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戶數繁庶且當衝要者不須改併其戶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附郭縣止令州府官兼領於是併省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 六月己卯蒙古參知政事王晉罷

乙酉名理宗御製閣曰顯文置學士待制等官

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
 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徑之私獻者
 必誅時帝多內寵故宗禮以為言宗禮嘗以詩進講
 因言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慎獨也帝擢
 宗禮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 秋七月辛酉蒙古益
 都大蝗饑命減價糶官粟以賑 癸亥以諒陰命宰
 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 八月己卯蒙
 古諸宰執皆罷以安圖為中書右丞相巴延舊作伯顏今改
 為左丞相安圖時年二十一入辭曰今三方雖定江
 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蒙
 古主曰朕熟思之無踰卿者巴延少隨其父於西域
 宋王寶喇圖舊作旭烈兀今改遣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曰

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益
賢之敕安圖以女弟妻之曰爲巴延婦不慙爾氏矣
至是拜左丞相諸曹百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
之衆服曰真宰輔也 蒙古元帥阿珠舊作阿尤今改率兵
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
副將高迪迎戰皆死之詔各官其一子 總管方富
由開州運糧餉達州蒙古千戶楊文安邀擊之富被
擒蒙古以文安充東路征行元帥 戊子蒙古主歸
自上都 九月庚子蒙古皇孫特穆爾舊作鐵木爾今改生燕
王珍戩舊作真金今改子也 蒙古大名大水管民總管張
宏範輒免其租賦朝議罪其專擅宏範請入見進曰
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蒙古主曰何說
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租倉雖實而民

死亡且盡明年租將安出若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恆收非陛下之大倉乎蒙古主曰知體其勿問 壬子命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賢能者各上其名錄用 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恥嚴鄉學擇守令黜貪污讞疑獄任儒帥修役法 起居郎兼侍讀湯漢言陛下持敬心以正百度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隳其法度政事必主於朝廷而預防夫私門人才必出於明揚而深杜夫邪徑帝不納 先是蒙古主以安圖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於益都俾議中書省事及衡至陳時務五事其一曰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夫陸行宜車

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積百有八十餘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

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也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姦人因

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議其無法無信此無它
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一言一行必
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憎不蔽于喜怒虛心
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人之情僞有
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
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于知下而在下者易
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
見欺也難矣故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
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
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
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妄譽之使愛本
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
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以

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尙可防耶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可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

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其四曰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來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它皆不可期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士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竝

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
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
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
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
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
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
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先王潛心恭默不易
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
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蒙古主嘉納
之 夏貴率軍五萬攻潼川蒙古都元帥劉元禮所
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有懼色元禮曰料敵
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貴軍卻走復大戰於蓬溪
自寅至未勝負不決元禮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

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丈夫當
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卽持長刀突陳將士咸
奮貴兵大敗元禮元振之弟也蒙古主召而厚賚之
命復還潼川元禮遂立蓬溪寨冬十月己卯蒙古
享於太廟蒙古安圖言事忤旨董文忠曰丞相素
有賢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後何以爲
遂從旁代對懇惓詳切蒙古主從之十一月辛丑
以禮部尙書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庚午
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
及刑部所掌事千人命尙書嚴忠範年少宜選老于
刑名者爲之又請罷北京行中書省別立宣慰司以
控制東北州郡竝從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晚未幾
子貞以年老告退蒙古主慰留之己丑蒙古瀆山

大王海成敕置廣寒殿

咸淳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春正月壬子蒙古立制國用使司

以阿哈瑪特爲使阿哈瑪特專以掎克爲事左右司郎崔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屢言其姦惡蒙古主不聽 癸丑參知政事江萬里罷時賈似道

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蒙古許衡以病告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旣還念之不釋蒙古

主諭衡曰安圖尙幼未更事卿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將擇焉衡對曰安圖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蒙古主命衡五日一赴省議事

二月丙寅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爲中書左丞史天澤爲樞密院副使時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請以乙未歲戶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 癸未蒙古主如上都 甲申蒙古罷西夏行省立宣慰司 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 三月乙巳詔郡守爲任兩年方別授官 夏四月丁卯蒙古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

廣寒殿 壬午參知政事姚希得罷 甲申侍御史

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道在修德後世怵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慾曰崇儉皆致壽之原帝嘉納之 五月丙午蒙古詔凡良

田爲僧所據者聽蒙古人分墾 甲寅以王燾參知

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尙書包恢簽書樞

密院事恢所至以嚴爲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

聲赫然經筵奏對誠實懇切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

容諄至帝比爲程顥程頤 陳宗禮進讀孝宗聖訓

因言安危治亂第起於念慮之間念慮稍差禍亂隨

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

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

爲尤謹宗禮曰有功不賞有罰不罰雖堯舜不能治

天下誠不可不謹也旋擢禮部尚書宗禮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遂予郡 六月丁卯蒙古封

皇子納穆哈

舊作南木合今改

爲北平王

丙子蒙古立漕

運司

戊寅蒙古命山東統軍副使王仲仁督造戰

船于汴

壬午以衢州饑命守令分勸諸藩邸發廩

助之

史館檢閱慈谿黃震輪對言時弊曰民窮曰

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請罷給僧道度牒使其

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

宮中建內道場故震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級用諫官

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 秋七月壬寅禮部侍郎李

伯玉言人才貴乎養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

競以保幼穉良心詔從之

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

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

應者李伯玉曰伯玉殿試第二人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伯玉退卽治歸遂以顯文閣待制出知隆興府 丙午蒙古遣使祀五嶽四瀆 先是蒙古東平萬戶嚴忠範

攷異禮樂

志作光範今從傳

奏太常登歌樂器樂工已完宮縣文武二舞

未備請以東平漏籍戶充之合用樂器官爲置備中書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監於興禪寺置局委官楊天佑太祝郭敏董其事大樂正翟岡辨驗音律充收受樂器官丞相耶律鑄又言令製宮縣大樂內編磬十二虞宜於諸處選石材爲之太常寺以新撥宮縣樂工文武二舞四百十二人未習其藝遣太樂令許政往東平教之大樂署言當上下樂舞官員及樂正合用衣冠冠冕鞞履請行製造中書禮部移準太常

博士議定制度下所屬製造既而省臣言太廟殿室
向成宮縣樂器咸備請徵東平樂工赴京師肄習是
月新樂服成樂工至自東平敕翰林院定擬八室樂
章太樂署編運舞節俾肄習之 八月癸亥蒙古賜

丞相巴延節一區

丁卯蒙古遣兵部侍郎赫迪

舊作

黑的

禮部侍郎殷宏使日本賜書約通問結好詔高

麗導使至其國

九月戊午蒙古主歸自上都謂廉

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
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
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太平懷
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蒙古主因論及魏徵希
憲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未幾有
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闈宦預政

之漸也遂入奏杖之 冬十月丁丑蒙古太廟成丞相安圖巴延言祖宗世數尊謚廟號增祀四世各廟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議蒙古主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羣臣議定烈祖太祖太宗卓沁察哈岱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 蒙古同知滕州郭侃言宋人羈留我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一屯所田足供軍旅一日之需 壬寅蒙古命制國用司造神臂弓千張矢六萬 蒙古總帥汪惟正遣將由間道襲開州楊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城遂陷守將龐彥海投崖死蒙古留兵戍其地 十一月辛卯蒙古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及職田 戊戌蒙古瀕御河立漕倉 丁未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致仕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有

不便于民者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
心尋卒 辛亥蒙古以呼圖塔爾爲中書左丞相

蒙古詔禁天文圖讖等書 乙卯少師致仕趙葵卒

謚忠靖 丁巳利東安撫使知合州張珏遣統制史

炤監軍王世昌復廣安大梁城 初孝宗頒朱熹社

倉法于天下廣德軍官爲置倉民困于納息至以息

爲本而息皆橫取于民至有自經者人以熹之法不

敢議黃震曰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

法不思救其弊耶況熹法社倉歸之于民而官不得

與官雖不與終有納息之患震爲別買田六百畝以

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由是

民得免于橫取 十二月辛酉蒙古改四川行樞密

院爲中書省以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約蘇爾岱舊作也速

帶兒
今改

等兼行中書省事

蒙古劉元禮奏嘉定去成

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可修復之以扼嘉定往來之路蒙古主命趙璧往視可否或以爲眉州荒廢已久立之無關利害徒費財力元禮力爭璧從元禮議遂城之 蒙古都水少監郭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邨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于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蒙古主善之丁亥命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 蒙古平陽路總管鄭鼎以平陽地狹人衆常乏食

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來上
黨之粟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修學校厲風俗民德
之是歲蒙古東平濟南益都平灤真定洛磁順天
中都河閒北京蝗京兆鳳翔旱

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

壬辰以

王爚知樞密院事知慶元軍府事葉夢鼎參知政事
吏部尚書常挺簽書樞密院事 丁酉奉皇太后寶

上尊號曰壽和謝堂等二十七人各進一秩旋命太

后親屬謝奕修等二十八人各升補一秩 癸卯冊

妃全氏爲皇后 蒙古敕修曲阜孔子廟 乙巳蒙

古禁僧官侵理民訟 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

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

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雍封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

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辛卯蒙古以趙璧為樞密

副使 戊午蒙古大都以張柔判行工部尚書事

柔子宏略為築官城總管尋進封柔蔡國公致異元城大都張

柔傳及宏略傳俱作三年事今從本紀 許衡屢以疾告蒙古主時賜藥醞

是月乃聽其歸懷孟 二月己未復廣安軍詔改為

寧西軍 庚申蒙古以鈕祜祿納哈復為平章政事

阿哩復為中書右丞 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

臣侍從傳旨固留之秘書少監王應麟奏孝宗朝闕

相者亦逾年似道聞而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

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

我棄士盍思少貶伯厚應麟字也恢以告應麟應麟

笑曰迺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 乙丑特授賈似道

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大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財賦似道誣以貪汚安置建昌軍籍其家 丁卯蒙古改經籍所爲宏文院 丁亥蒙古主如上都 三月己丑蒙古復以耶律鑄爲中書左丞相安圖言比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設二丞相

臣等蒙古人三員惟陛下所命詔以安圖爲長史天澤次之其餘蒙古漢人參用勿令員數過多安圖又言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蒙古主曰此輩雖閒猶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丁巳蒙古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夏四月甲子蒙古新築宮城成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六月壬戌加授呂文德少傅馬光祖參知政事李庭芝兵部尙書竝職任依舊乙丑蒙古復以史天澤爲中書左丞相呼圖達爾耶律鑄竝降平章政事巴延降中書右丞廉希憲降中書左丞阿哩張文謙竝降參知

政事 蒙古近臣有訟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鞫問廉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邸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嘗熟察其心迹果有橫肆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它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蒙古主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諭希憲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 癸酉進封美人楊氏爲淑妃 己卯知樞密院事王爚罷知慶元府 蒙古以高麗不能導使達日本詔責高麗王植仍令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爲期 秋八月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主榮

王祀事 辛未以留夢炎爲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

院事 壬申以久雨命決滯獄 以沿海制置使葉

夢鼎爲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賈似
道分任利州路轉運使王价以言去及价死其子愬
求遺澤夢鼎與之似道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
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强卽求去似道母責似道
曰葉丞相安于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之相印今乃
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
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
乃屬臨安尹洪燾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丁
丑蒙古封皇子呼格齊爲雲南王 是月蒙古都元
帥阿珠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柵俘生口
五萬軍還南師邀之襄樊間阿珠乃自安陽灘以濟

留精騎五千陳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南師
至伏發大敗死者萬餘人 九月壬辰蒙古作玉殿
于廣寒殿中 乙未蒙古總帥汪良臣請立寨于毋
章德山控扼江南以當釣魚之衝從之 戊申蒙古
以許衡爲國子祭酒 安南國王陳光昞遣使貢于
蒙古優詔答之又俾其君長來朝子弟入質編民出
軍投納賦稅置達嚕噶齊統治之 癸丑蒙古主歸
自上都王鶚請立選舉法詔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
寢 蒙古左右司郎中崔斌論事明決進見必與近
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人多忌
之旋以論阿哈瑪特忤旨出守東平 冬十月庚申
復開州 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雷發非時竊
藉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闈

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
嚴而墮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袤而或縱于乞
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于檜
襪之小數以致彈墨未乾而收拭之旨已下駁奏未
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多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
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
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
以肅紀綱之本毋牽于私恩而廢公法毋遷于邇言
而亂舊章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
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矣 權中書舍人王應麟
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袤竝進卑踰
尊外凌內之象當清天府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
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賈似道惡其言旋予

祠 庚辰蒙古定品官子孫廕敘格 十一月乙酉

蒙古享於太廟 丙申故左丞相吳潛追復光祿大

夫 庚戌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廷鸞入奏言培命脈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

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

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氣

天下事尙可爲也 蒙古南京宣慰使劉整言于蒙

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

勿戍使宋得築爲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

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略襄

陽 十二月丙辰以呂文煥改知襄陽府兼京西安

撫副使 丁卯臺臣言敘復觀文殿學士皮龍榮貪

私傾險嘗朋附丁大全宜寢新命詔予祠祿 赦謝

枋得放歸田里 是歲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
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主
簿陸逵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令勒其運米害甚于前
賈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而怖死 司農卿李鏞
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
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
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
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姦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
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
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
細折計算姦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
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富厚公平者訂田畝稅色
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

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
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
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
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
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
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于是詔諸路
漕帥施行焉 蒙古廉希憲奏對激切無少回曲蒙
古主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
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
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有訟四川帥奇徹舊作
欽察者今改蒙古主敕中書省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
蒙古主怒曰尙爾遲回耶希憲對曰奇徹大帥以一
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

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使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
奇徹得免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省給所需希憲具
以秦漢故事進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蒙古主曰
然遂卻之時方尊禮帝師蒙古主命希憲受戒對曰
臣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
也忠爲子也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咸淳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春正月癸巳故守合州王堅賜廟

額曰報忠

庚子蒙古建城隍廟于上都

乙巳樞

密使留夢炎罷知潭州

庚戌詔曰邇年近臣無謂

輒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尙不知
其非義也亦有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爲重望相踵至
今孟子與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
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于

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于負朕 閏月戊午蒙古令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登州栖霞縣每戶輸金歲四錢 三月甲寅蒙古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丁丑蒙古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爲達嚕噶齊者回回輝和爾柰曼唐古特人仍舊 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賈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帝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爲己功殊失大臣體宜貶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追

寶奎錄并繫跋真本來上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祠 丙申右正言黃鏞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 五月癸亥蒙古都元帥伯嘉努破嘉定之五花石城白馬三砦 壬申賜禮部進士陳文龍以下六百六十四人及第出身 丙子賈似道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 六月辛巳詔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努募民自耕輸租減什三毋私相易田違者以盜賣官田論 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葉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

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
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本意又請容受直言不報
夢鼎乞歸田里慰留之尋加少保 蒙古濟南人王
保和妖言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圖以張文
謙之言入奏曰愚民無知爲所誑誘誅其首惡足矣
蒙古主卽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棄市餘皆釋之
甲申蒙古阿珠言所領者蒙古軍若遇山水砦柵
非漢軍不可宜令史樞率漢軍協力進征從之 己
酉蒙古封諸王實訥埒舊作習怯
吉今改爲河平王 蒙古蔡
國公張柔卒贈太師諡武康 秋七月癸丑蒙古置
御史臺以右丞相塔齊爾爲御史大夫諭之曰臺臣
職在直言朕或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毋憚它人朕當
爾主以翰林直學士真定高鳴爲侍御史風紀條章

多鳴所裁定 高麗國王植遣其臣崔東秀詣蒙古
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托濟爾往閱之
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乃命耽羅別造船百艘以俟
調用 八月乙酉蒙古程思彬以投匿名書言斥乘
輿伏誅 蒙古以劉整爲都元帥與阿珠同議事九
月整至軍中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
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兵則事濟矣
初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
壘于此襄陽糧道可斷也至是整亦議築白河口及
鹿門山遣使以聞許之于是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
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詈曰汝妄言邀功
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
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

識者竊笑之阿珠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
自是南軍援襄者皆不能進 丁巳蒙古建堯廟及
后土太寧宮 己丑蒙古主歸自上都命赫迪殷宏
齎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高麗遣人導送期于必達毋
致如前稽阻是日復以史天澤爲樞密副使 蒙古
征南之師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
訴于東平守臣崔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
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
莫敢犯東平歲禳徵賦如常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
得楮幣千餘緡以賑民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寶書台函...卷第一四十七十八

...

...

...

...

...

...

...

...

...

...

...

...

...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九

起著雍執徐十月盡元凱
活難七月凡四年有奇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子憲

生

參知政事常挺罷尋卒

蒙古以中書樞密事

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高鳴上言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為員外置人

也己卯詔中書省樞密院凡有事與御史臺同奏

蒙古立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以參知政事阿哩行中

書省事庚辰以御史中丞阿哩為參知政事

一攷異阿哩方行中

書省事復有阿哩參知政事本係兩人蒙古不嫌同名也

庚寅蒙古命從臣錄毛詩

論語孟子 乙未蒙古享於太廟 蒙古中書省言

前朝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詔即以和

爾果斯舊作火禮 霍孫今改通呼喇舊作獨胡 刺今改充翰林待制兼起居

注 戊戌蒙古宮城成劉秉忠辭領中書省事許之

為太保如故 己亥詔四川州縣鹽酒課再免徵三

年 十一月癸丑樞密院言南平鎮撫使韓宣築城

於渝嘉開達常武諸州縣峽州至江陵水陸有備宣

盡瘁以死宜視歿於王事加恩詔任其子承節郎

戊午子鏗生 庚申襄陽軍攻沿山諸寨為阿珠舊作

阿朮所敗被殺甚眾 丙寅福建安撫使湯漢再辭

免乞祠祿詔別授職 辛未以文武官在選困于部

吏隆寒旅瑣可閔命吏部長貳郎官日趣銓注小有

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嚴戒飭

壬申行義役法 癸酉蒙古御史臺言立臺數月

發摘甚多追理侵欺糧粟近二萬石錢物稱是詔褒諭之 蒙古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法者患其誼擾不能禁太常少卿王磐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議定朝儀 十月 二月戊寅蒙古以中都南京北京州郡大水免田科 丙戌簽書樞密院事包恢罷 辛卯以夏貴爲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 戊戌以汪立信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為兩淮制

置大使兼知揚州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

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

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

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甲寅蒙

古劉秉忠鄂囉舊作奧羅今改奉詔命趙秉温史杠訪前代

知禮儀者肄習朝儀秉忠曰二人習之雖知之莫能

行也詔許用十人乃訪問于金故老烏庫哩居貞等

遂偕許衡徐世隆稽古典參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

之秉忠又曰無樂以相須則禮不備詔搜訪樂工依

律運譜被諸樂歌戊午蒙古阿珠率眾侵復州德

安府京山等處掠萬人而去右丞相葉夢鼎扼於

賈似道不得行其志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

癸亥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辭不拜以馬

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括

諸路兵以益襄陽遣史天澤與樞密副使呼喇楚舊

呼喇出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吏餉以鹽茗天

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

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巨諸堡為久駐計蒙古阿

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於蒙古主

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事何由

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古

制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

國政無大于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

貪暴公行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二月

己丑蒙古頒行新字詔曰國家創業朔方制用文字

皆取漢楷及輝和爾

舊作畏吾兒今改

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

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合有字今文治寢興字書尙缺

特命國師帕克斯巴

舊作八思巴今改

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

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帕克斯巴

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尋詔諸

路蒙古字學各置教授 三月丙午蒙古阿珠自白

河率兵圍樊城遂築堡鹿門山 己未詔浙西六郡

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制張世傑將

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浦敗績時羣臣多言

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賈似道似道曰

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呂

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

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不必成遣矣會獲哨
騎數人文煥卽以大捷奏然朝廷實未嘗急于援襄
也 戊辰以江萬里爲左丞相馬廷鸞爲右丞相廷
鸞每見文法太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聞
升辟稍越拘攣賈似道頗疑異己黥堂吏以泄其憤
己巳以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辛巳蒙古
製玉璽大小十紐 高郵夏世賢七世義居癸巳詔
署其門 甲午蒙古遣使祀岳瀆 五月己酉知樞
密院事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 乙卯少保觀文殿
大學士醴泉觀使程元鳳卒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
者求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
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恬退故也今子所求
躡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

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
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
訃震悼贈少師諡文清 蒙古洧川縣達嚕噶齊貪
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
有司當以大逆實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開
封判官袁裕曰達嚕噶齊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
罪于民議誅首惡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
至縣疑其太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於中書刑曹
竟從裕議 六月庚辰皇子昱生 高麗國王植遣
其世子愷朝于蒙古 秋七月辛酉蒙古製太常寺
祭服 癸酉蒙古立國子學降詔諭宋官民以不欲
用兵之意 蒙古主命諸路決滯獄釋輕罪 沿江
制置副使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郢敗績初貴率衆

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
掩襲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
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
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果趣新城至虎
尾洲爲蒙古萬戶解汝楫等舟師所敗士卒溺漢水
死者甚衆戰艦五十艘皆沒范文虎以舟師援貴至
灌子灘亦爲蒙古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丙申
蒙古詔諸路勸課農桑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爲條
目仍令提刑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
可否別頒行之 九月丙申明堂禮成加上皇太后
尊號曰壽和聖福 辛未蒙古以呼喇楚史天澤竝
平章政事阿哩爲中書右丞行河南等路中書省事
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亦今改行陝西五路西蜀四川中書省

事 蒙古主歸自上都 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禘

而立禘弟安慶公湑蒙古遣使往其國詳問條具以

聞 冬十月蒙古劉秉忠等奏朝儀已定請備執禮

員詔丞相安圖擇蒙古宿衛士可習容止者百餘人

肄之己卯定朝儀服色 蒙古鄂爾多舊作翰爾布哈

舊作不李諤還自高麗以其臣金方慶至奉權國王

湑表訴國王王禘遘疾令弟湑權國事丁亥詔遣兵

部侍郎赫迪舊作黑淄萊總管判官徐世雄召禘湑

及林衍俱赴闕命國王特默格舊作頭鞏以兵壓其境

趙壁行中書省于東京仍降詔諭高麗國軍民 十

一月癸卯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

五十餘城附于蒙古丁未發兵往定高麗國王禘遣

其臣朴然從赫迪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

乃命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庚午蒙古敕諸路鰥寡
廢疾之人月給米二斗 先是蒙古主以安南入貢
不時以同簽土番經略使張庭珍爲朝列大夫安南
國達嚕噶齊由吐蕃大理至安南世子光昞立受詔
庭珍責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
藩遣使喻旨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爲唇齒妄自尊大
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捲渡江則宋亡矣
王將何恃且雲南之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
有不難者其審謀之光昞惶恐下拜受詔旣而語庭
珍曰天子憐我而使者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
與抗禮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
之上光昞曰汝過益州見雲南王拜否庭珍曰雲南
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比雲南

王況天子命我為安南之長位居汝上耶光昞曰大國何索我犀象庭珍曰貢獻方物藩臣職也光昞無以對益慙憤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刀坦臥室中曰聽汝所為光昞及其臣皆服至是

遣使隨庭珍入貢

〔攷異〕元史張庭珍傳以入貢為六年以後事今從本紀

蒙古築

新城於漢水西

〔攷異〕宋史以築新城為十一月事今從元史

十二月癸酉少

師衛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權場為恨每

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致仕卒諡武忠賈似道

以其壻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是歲

蒙古益都淄萊大水河南河北山東諸郡蝗恩州曹

州開元東昌大名東平濟南高唐固安饑賑之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

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聞庭

芝至文虎遺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
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闈事成則功歸于恩相矣
似道卽命文虎爲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庭芝
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以取旨未
至爲辭 初蒙古主命劉秉忠張文謙許衡定官制
衡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
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
制定爲圖至是奏上之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
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
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
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
耳何與于人遂以其言質於蒙古主前蒙古主曰衡
言是也 丙午蒙古左丞相耶律鑄右丞相廉希憲

竝罷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伊贊瑪鼎爲怨家所
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
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
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
言蒙古主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伊贊瑪鼎耶對曰
不釋伊贊瑪鼎臣等亦未聞此詔蒙古主怒曰汝等
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
有罪當罷退蒙古主曰但從汝言卽與鑄同罷 蒙
古立尙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呼圖達爾
爲中書左丞相國子祭酒許衡爲中書左丞制國用
使阿哈瑪特平章尙書省事阿哈瑪特多智巧以功
利自負蒙古主急於富國試以事頗有成績又見其
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

言無不從專復益甚尚書省既立詔凡銓選各官吏
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中書聞奏阿哈瑪
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圖舊作安童今改以爲
言蒙古主令問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言事無大小皆
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圖因請自今惟重刑
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竝付阿哈瑪特蒙古主
從之阿哈瑪特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
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 庚戌以高達爲湖北安撫
使知鄂州孫虎臣起復淮東安撫副使知淮安州賈
似道迫于人言故起用達達懷宿憾不爲似道用
甲寅高麗國王禎遣使詣蒙古言臣已復位今從七
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改西京
曰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莽賚扣爲安撫高麗使

率兵戍其西境 辛酉頒成天歷 丙寅以廣東經

略安撫使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趙順孫

同簽書樞密院事故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

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遇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

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嘗上疏言內侍

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秋筵以奉殷勤不知

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

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左

丞相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

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時王應麟起為

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上言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

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

豈能自安賈似道謀復逐之會應麟以憂去 二月

辛未朔蒙古前中書右丞相巴延爲樞密副使 甲

戊蒙古築昭應宮于高梁河 丙子蒙古主御行宮

觀劉秉忠鄂羅舊作與羅今改許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

朝儀大悅舉酒賜之 丁丑蒙古以歲饑罷修築宮

城役夫 壬辰蒙古立司農司以參知政事張文謙

爲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司文謙請開籍田行祭先農

先蠶等禮阿哈瑪特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

以配民創立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

運使干政害民文謙悉極論罷之 乙未襄陽出步

騎萬餘人兵船百餘艘攻蒙古萬山堡爲萬戶張宏

範等所敗 高麗國王植朝于蒙古蒙古令國王特

默裕舊作頭輦哥今改舉軍入高麗舊京以托克托多勒舊作脱脱

梁兒今改焦天翼爲其國達嚕哈齊護送植歸國仍下詔

林衍廢立罪不可赦安慶公渥本非得已在所寬宥
有能執送衍者雖其黨亦必重增官秩 三月庚子

朔日有食之 蒙古改諸路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

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

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

將顯擢焉 甲寅蒙古主如上都 戊午蒙古阿珠

與劉整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為先

務詔許之於是造戰艦五千艘日練水軍七萬人雖

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 蒙古平章尚書省

事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中書左

丞許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呼遜舊

忽辛改有同簽樞密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

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

主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哈瑪特阿哈瑪特由是怨衡欲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四川制置司遣將修合州城蒙古立武勝軍以拒之總帥汪惟正臨嘉陵江作柵阨其水道夜懸燈柵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南師知有備不敢逼 廉希憲旣罷蒙古主念之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蒙古主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冑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哈瑪特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孥宴樂爾蒙古主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飲阿哈瑪特慙而退希憲有疾醫言須用沙糖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受茲人所與求活

也蒙古主聞而遣賜之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

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尋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命學

士降詔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必先呈

藁於宰相天祥獨不循此例似道見制意不滿諷別

院改作天祥援楊億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

又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數被斥乃援錢若水

例致仕時年三十七 壬午蒙古檀州隕黑霜二夕

己丑蒙古高麗行省奏言高麗林衍死其子惟茂

擅襲令公位爲尙書宋宗禮所殺島中民皆出降己

還之舊京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王禴庶族承

化侯爲王竄入珍島 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

置宣撫使 癸卯四川制置司遣都統牛宣與蒙古

陝西簽省伊蘇岱爾舊作也速帶兒今改嚴忠範等戰于嘉定重

慶釣魚山馬湖江皆敗宣爲蒙古所獲遂破三砦

丁未蒙古以同知樞密院事哈達舊作合爲平章政

事 丙辰蒙古尙書省言諸王遣使取索諸物及鋪

馬等事請自今竝以文移毋得口傳教令從之 蒙

古改宣徽院爲光祿司仍以烏珍充使 六月庚午

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肄

其文 庚辰子憲薨 丙申蒙古立籍田于大都之

東南郊從張文謙之言也 蒙古禁民擅入宋境剽

掠 秋七月復開州更鑄印給之 蒙古都元帥伊

蘇岱爾侵光州 八月戊辰朔蒙古築環城以逼襄

陽 壬辰詔郡縣行推排法虛加寡弱戶租害民爲

甚其令各路監司詢訪亟除其弊 詔賈似道入朝

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癸巳

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據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已殉葬發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它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蘭溪處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師日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

則襄樊之師不攻而自解聞者以爲迂闊然履祥所
敘海舶經由之郡縣以及巨洋別隰難易遠近後驗
之無或爽者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統殿前司兩淮諸軍往
襄樊備禦賜犒師錢一百五十萬台州大水己卯
詔發倉米賑之甲申以陳宗禮趙順孫兼權參知
政事乙酉蒙古享于太廟己丑蒙古主歸自上
都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
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改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
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
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
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
俊萃於一堂速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

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不如一省便蒙古主深然之。閏月己酉，以安吉州水免公田租。

十一月丁丑，以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民田租。

陳宗禮疏言：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

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庚辰，詔犒賞襄郢屯戍將士。癸未。

蒙古命西夏管民官禁僧徒冒據民田。壬辰，蒙古

申明勸課農桑賞罰之法。乙未，陳宗禮罷尋卒。

十二月丙申，朔，蒙古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添設巡

行勸農使副各四員，以御史中丞鄂囉兼大司農卿。

安圖言：鄂囉以臺臣兼領，前無此例。蒙古主曰：司農

非細事，朕深喻此故，令鄂囉總之，尋以都水監隸大

司農司。蒙古以趙良弼爲祕書監，充國信使。使曰

本丁未金齒驃國二部酋長內附于蒙古 蒙古

以董文炳爲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壤
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
移文衆懼違詔旨文炳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
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
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蒙古主大悟罷
之 蒙古張宏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
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
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
陽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
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速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
萬山徙宏範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糧援不繼 是
歲蒙古以應昌府及山東淄萊路饑賑之南京河南

兩路旱減其賦

咸淳七年

元至元八年

春正月乙丑朔封皇子昰為建國

公 召湯漢洪天賜不至 詔戒貪吏 己卯蒙古

以同簽河南行省事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參知尚書省

事丙戌蒙古高麗安撫阿哈等略地珍島與林衍餘

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臣言諜知珍島餘糧將竭宜

乘弱攻之詔不許令巡視險要常為之備 壬辰蒙

古敕諸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給廬舍薪米

二月丁酉蒙古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

萬八千餘人築宮城 己亥蒙古罷諸路轉運司入

總管府移陝蜀行中書省于興元 癸卯蒙古以東

京行省事趙壁為中書右丞 蒙古陝西行省伊蘇

爾岱言比因饑饉盜賊滋多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

懲敕中書詳議安圖

舊作安童今改

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

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

甲辰蒙

古命呼圖達爾持詔招諭高麗林衍餘黨裴仲孫

乙巳蒙古大理等處宣慰都元帥保赫鼎王傅庫庫

岱

舊闊闊帶今改

等謀毒殺皇子雲南王呼格齊

舊作忽哥赤今改

事

覺竝伏誅

辛酉蒙古敕凡訟而自匿及誣告人罪

者以其罪罪之 三月乙丑蒙古增置河東山西道

按察司改河東陝西道爲陝西四川道山北東西道

爲山北遼東道 甲申蒙古主如上都 蒙古中書

左丞許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

事不報因以老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

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

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

恩之漸乙酉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
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
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尙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
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
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
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
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
若干徧久之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 蒙古侍講學
士圖克坦公履欲奏行科舉知蒙古主於釋氏重教
而輕禪乃言儒亦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蒙古主
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董文忠自外入蒙古主
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
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爲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

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
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
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本也事遂
止 是月以和州吉州無爲鎮巢安慶諸州平江府
饑賑之 夏四月壬寅蒙古經略司實都舊作煇
都今改言

高麗逆黨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請與浩爾齊

舊作忽林
赤今改

王國昌分道進討蒙古主從之命高麗簽軍

征珍島 戊午范文虎與蒙古阿珠等戰于湍灘軍

敗統制朱勝等百餘人爲蒙古所獲 五月乙丑蒙

古以東道兵圍守襄陽命賽音諤德齊鄭鼎率諸將

水陸竝進以趣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慶扎拉布

哈出瀘州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之所至順流縱筏

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辛未蒙古分大理國三

十七部爲三路以大理八部蠻新附降詔撫諭 壬

申蒙古造內外儀仗己卯蒙古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 蒙古實都言珍島賊徒敗散餘黨竄入耽羅

乙酉賜禮部進士張鎮孫以下五百二人及第出

身 六月甲午蒙古敕樞密院凡軍事徑奏不必經

由尙書省其干錢糧者議之 丙申以諸暨大雨暴

風發米賑被水之家 己酉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

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珠夾漢東西爲陳

別令一軍趣會丹灘擊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

軍逆戰不利棄旗鼓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

甲仗不可勝計 是月淮東制置使印應雷城五河

口命鎮江轉米十萬石貯新城賜名淮安軍蒙古統

軍司庫春 舊作塔董文炳來爭不能得 秋七月壬

戊朔蒙古設回回司天臺官屬 壬午四川制置使
朱禕孫言五月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蕩
城壁樓櫓圯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爲甚乞賜
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乙酉襄陽遣將米興國攻
蒙古百丈山營爲阿珠所敗追至湍灘殺傷二千餘
人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壬子蒙古主歸自上
都 蒙古選成都統軍司於眉州 己未蒙古聖誕
節初立內外儀仗及雲和署樂位 蒙古東川統軍
司攻銅鈹寨守寨官李慶降蒙古以慶知梁山軍事
九月甲戌蒙古太廟柱壞御史劾都水劉曷監造
不敬曷以憂卒張易請先期告廟然後完葺從之
乙亥以湯漢洪天錫屢辭召命竝權華文閣學士仍
予祠祿 壬午統制范廣攻膠州爲蒙古千戶蔣德

所敗廣被擒 癸未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敝詔免

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

之利者以違制論 己丑皇子彞生 冬十月癸巳

蒙古大司農司言高唐州達嚕噶齊呼圖納州尹張

庭瑞同知陳思濟勸課有效陝縣尹王仔怠於勸課

宜加黜陟以示勸懲從之 丙申嗣秀王與澤卒追

封臨海郡王 丁酉蒙古享於太廟 十一月壬戌

蒙古罷諸路交鈔都提舉司 己巳湯漢以端明殿

學士致仕 乙亥蒙古建國號曰大元取易大哉乾

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丙戌元置四川行省

於成都 元萬安閣成 十二月辛卯朔元宣徽院

請以闡遺戶淘金元主曰姑止毋重勞吾民也 辛

亥初置土籍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

大請籍士人開其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隣
結勘于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
比校中省元卷字迹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
挾有李鈇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
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
士人其謬至此初陳仲微爲江西提刑忤似道罷去
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
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
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
諷言者論罷其官

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

宮禁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
無赦臣庶之家咸宜體恤工匠犯者亦如景祐制必

從重典又詔曰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漢之爲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
壞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它吏胥狎玩
竊弄官政吾民莫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
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大擢時有識者
皆以襄樊爲憂而詔書徒託空言泄泄如平時甲
子元併尙書省入中書省平章尙書阿哈瑪特張易
竝爲中書平章政事參知尙書省事張惠爲中書左
丞參知尙書省事李堯咨敏珠爾丹竝爲參知中書
政事罷給事中中書舍人檢正等官仍設左右司省
六部爲四改稱中書 辛未皇子曷生 庚辰元改
北京中興四川河南四路行尙書省爲行中書省京
北復立行省 壬午元改山東東路都元帥府統軍

司爲行樞密院以伊蘇爾岱庫春竝爲副使 己丑
端明殿學士致仕湯漢卒謚文清 二月庚寅朔元
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
至中都求見 壬辰元改中都爲大都 癸巳故左
丞相謝方叔卒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于權臣至
以玩好丹劑壽其君爲時論所鄙 前知台州趙子
寅死無所歸詔特贈直祕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
餘養其遺孤以旌廉吏 甲午元命阿珠典蒙古軍
劉整阿爾哈雅典漢軍 庚子元建中書省署于大
都 戊申元始祭先農如祭社之儀 元詔諸路開
浚水利 元主如上都 三月乙丑元主諭中書省
日本使人速議遣還安圖言趙良弼請移金州戍兵
勿使日本妄生疑懼臣等以爲金州戍兵彼國所知

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爲耽羅暫
設爾等不須疑畏也元主稱善 甲戌元阿珠劉整
阿爾哈雅破樊城外郭守將堅閉內城阿珠等增築
重圍以困之 元賑濟南路饑 夏四月戊子利路
安撫張珏勅築宜勝山城 元庫春侵漣州破射龍
溝五港口鹽場白頭河城堡 甲寅元賑大都路饑
五月辛巳元敕修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 乙酉
元宮城初建東西華左右掖門 襄陽被圍五年援
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城中稍有積粟乏鹽薪布
帛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于髻藏積草下
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援救至隘口元
守卒見積草多鉤爲薪泅者被獲郢鄧之路亦絕至
是詔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

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源于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每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沂沔發舟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弓夜漏下三刻起碇行以紅燈爲號貴率先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舟師蔽水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棹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

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

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

以為神結冢斂埋之

一政異元史本紀作八月癸卯敗襄陽援兵斬其將張順蓋據奏聞之日也今

從宋史本紀作五月

六月甲午高麗告饑元命轉東京米以賑

之 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

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

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

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龍榮

少有智略性伉直故卒為似道所擯死 丁酉以吏

部尚書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 發錢十萬緡命京

湖制置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積貯 乙巳以家

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提舉司事以唐震為

浙西提點刑獄鉉翁眉州人震餘姚人也 辛亥臺

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
尚在占恡常役爲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
詔俱罷之 高麗國王植請元討耽羅餘寇 秋七

月丁巳朔元河南省臣言往歲徙民實邊屯耕以貧
苦悉散還家今唐鄧蔡息徐邳之民愛其田廬仍守
故屯願以絲銀準折輸糧而內地州縣轉粟餉軍者
反厭苦之臣議今歲沿邊州郡驗其戶數俾折鈔就
沿邊和糴庶幾交便從之 壬午元和爾果斯舊作和禮

霍孫
今改

言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

官府文移猶有輝和爾字詔自今凡詔令竝以蒙古
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學 元董文炳遷樞密院判

官行院事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
元大司農司以安肅州被徐水之害議奪水故道

決使東入清苑然地勢不便徒使害及清苑而故道
必不可奪清苑縣尹耶律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
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清苑西
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磴民以失利訴伯
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
堰水置磴仍以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